



背着家去旅行

一对夫妇在中国八年的旅居生活

陆建元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背着家去旅行

陆建元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远方。一无所有。应有尽有。

谨以此书献给我和妻的父母亲
以及好友金毅
没有他们，我们哪里也去不了

内容简介

较之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体验，旅居则可以称为一种奇妙的生活方式。本书作者八年多的旅居札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温情、幽默、智慧却又厚重的幸福生活。从上海到束河、台湾、威海、桂林、北京，再到现在旅居的大理，作者带着他的妻子、牵着他们的狗、载着他们的行李，一路流浪、一路生活、一路感悟。其间或风趣或惊艳或沉重或辛酸的一段段故事，让人动容，让人心驰神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着家去旅行 / 陆建元 著. --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124-1040-4

I. ①背… II. ①陆…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229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背着家去旅行

陆建元 著

策划编辑：谭 莉

责任编辑：郑 方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读者信箱：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010）82316936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4.75 字数：221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24-1040-4 定价：39.80元

若本书有倒页、脱页、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2317024

开着我们的车，带着我们的狗，载着我们的爱情和梦想，从上海出发，青岛，广州，束河，台湾，威海，桂林，北京，大理……你们将会在哪里停下？不，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只知道梦想的地名越来越多而时间越来越少，只知道携手的坚定却不问路途和终点。

相对于背着包拿着《Lonely Planet》或《米其林指南》，尽情汲取这世界每一个角落精华的旅者，旅居生活远远没有那么梦幻。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特色被时间慢慢侵蚀，如同镀金佛像的表面，渐渐浮现出来的东西平凡且普通，无论如何也无法被冠以什么之最或什么第一的名头。可是对于旅居者来说，这些东西却显得如此沉重珍贵，在它们面前，旅行本身变得无比卑微，更遑论比较其好坏高低。

我想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旅居的生活方式绝对是反自然的。又不是战乱纷起的动荡时代，年年搬家既不利于生存也不利于繁衍。只是虽然搬家的过程百般难受，可一旦搬完，当渐渐开始享受新的地方温暖而懒散的阳光，慢慢开始和当地人跷着二郎腿互吹牛皮的时候，不得不说，总能莫名其妙又多了一种人生体验。

若你从未做过以“月”甚至“年”为计量单位的旅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请无论如何务必尝试一次。去过的或者没去过的地方，一些从未凝聚过的东西会随着时间慢慢在你心里滋长。即使当你重新回到原来熟悉的生活，那小小的世界也已经不似往日，夜阑人静时，你依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段微弱的，但顽强跳动着的节奏。



011 序：女士优先

束河

左手到右手，隔着一座雪山

015 游牧夫妇的一天

那一瞬间我总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我能够随时把桥、雪山、银月和妻的背影一起裱在一个大画框中，挂在全世界只有我能找到的墙壁上永恒收藏。

023 闭上眼，轻轻呼吸

把西装或者筒裙放进衣柜，公文包笔记本塞到办公桌底下，拔掉手机电池，把 MSN 状态调成暂离，甩掉皮鞋或者高跟鞋，然后逛一圈书店，穿上牛仔裤来丽江发呆。

027 留一个午后，送给白沙

渐渐地我也能体会到那种氛围，与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旅居的感受都不同，之后的数年也再未遇到过。这么形容吧，如果之前的麦海能使人体体会到最原始、最恒久、最纯的美，那么白沙古镇就是在这个特定空间中摆放在最恰当位置的沙发，让人一旦坐下，就会慢慢深陷进去，再也不愿意起来。

台湾

遗忘的时间

033 饮食男女

八年来我们旅居过不少城市，其间不乏种种令人怀念的美味佳肴，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饭馆。可是只有台北，能让妻每次忆起时不停地抱怨：这个这个为什么不让我多吃几次，那个那儿为什么不早点发现。也只有台北，是我们多年旅居生活中唯一一个从未在家里烹饪过一餐的城市。

039 台客眼中的台北

我不知道史老师算不算老吴口中的台客，其实这并不重要，单单以心灵导师的层面来讲，这个屋子奇异的组合、奇特的言论及奇怪的氛围就足够让性格容易摇摆的人彻头彻尾地改变人生观了。

049 永和豆浆的传说

世界发展得太快，让年轻的永和豆浆们换上一身亮丽光鲜的头，跑出去打拼，上了年纪的老永和们就待在古旧的村子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抽着咕噜噜的水烟相互聊着上个世纪的事情吧。



爵士乐环绕在我和妻子的餐桌前跳舞，我们不再对话，不再讨论生活的琐事，旅居下一站的事，父母催着生孩子的事。等音乐结束后我们默默地喝着面前的饮料，品尝着有些辛辣但纯粹的纯麦威士忌麦香味，我们两手相握，如同从时间的尽头一起流转归来。

请在河岸留言 053

从朱先生的手指触摸到键盘的同时，我就有种错觉，仿佛他和钢琴在那一瞬间溶化作了别的东西，一种再也无法区分演奏者和乐器的东西。曲子本身弹得并非完美无瑕，不过不会有人挑剔，那是种只属于安静的花莲别墅。偶尔飘着小雨的天气，坚定与梦想混合后织成的音乐，我想即使是这世界上的很多钢琴大师，终其一生都无法得到类似的体验。

漂洋过海斯坦威 058

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当你弯腰捡拾起任何一颗小石子，都会为它独一无二的花纹着迷。在好几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内，每一颗砾石都能告诉你一个只属于它，或者也是你的故事，同时你可以再捧起另一颗砾石，把它和你手上原有的那颗放在一起，释放你的想像力，就可以写出最曲折婉转的诗篇。

砾石中的小小世界 063

恐怕这就和如今日渐式微的眷村形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被围起来的外省人已经融合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你再也分辨不出谁比谁更彷徨，谁比谁更坚实，也再无法听到能够在你胸口沉重敲击的声音，以及那些无可奈何却殷切的呼吸声。

龙的传人 071

如同冰淇淋般的顺滑，叫人从此失去味觉也在所不惜的鲜美，清爽但余味丰厚的口感，我想这根本就无法用人类的文字去形容其万分之一。如果硬要说说当时的感受，我想就是那种“就让鱼肉停留在我口中，然后把我包装好放进冰窟永久保存起来”的心情。

寻找黑鲔鱼 076

这些东西像某种独特的气味，一层一层地把我包围。在九份的这一个星期，通过至今为止我尚无法理解的“光合作用”，我的身体开始吸收起这些气味，慢慢，慢慢，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地将其彻彻底底地融入我的血液之中，深深，深深地渗至我的骨髓里。

老板，给我两斤时间，乘上九份 081

如果豆豆在海边苏醒

威海

可是只要有“啊哎……啊哎……”的早上，无论如何我也会醒来，侧卧在床上，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海，那声音几乎和海浪在同一个节拍上，和着蔓延开去的绿色，春的气息几乎像急驶的列车迎面而来。

漂浮的季节 089

099 齐鲁之风

单以越野来说，我更倾向山东分队的车友们：叼着廉价烟亮着晒得黝黑的皮肤，左手扶着车窗有节奏地打着好汉歌的拍子，右手紧紧握着方向盘，穿过复杂地形后下了车却一言不发，咕噜噜地灌一瓶青岛啤酒。就是这样痛快的感觉。

107 韩式料理

失去火星屋后的大半年，我和妻几乎吃遍了威海市的韩国餐馆，不过再也没有在同一家餐馆过多地流连，火星屋丰富的小菜及充满暗示性的存在居然充当了某种评定标准：这家的萝卜太咸，这家的分量太少，这家的服务不亲切，这家的老板从不跟我们打招呼……

114 世界尽头的路

夕阳似舞，几乎每一刻都有着独特的、不可模仿的身段，世间万物在那时都一起作着陪衬。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景观往往在刹那间抹去你所有的认知和感性，如同迎面重重扑来的一次穿越。而环海路的每一处弯道，都把这种震撼无止境地放大，宛如幻灯片一般向你展示着一幅幅令世间所有艺术大师都只能望而兴叹的作品，观赏的人除了紧紧屏住呼吸，别无他法。

127 写一个关于豆豆的故事

小时候的豆豆有些婴儿肥，圆滚滚的脑袋和胖乎乎的后臀，四肢勉强能够撑着身体，走不了多远就像说差不多该休息了，然后一团厚抹布般啪地呈大字形趴在地板上，一边喘着气一边用萌死人的眼神看着妻，意思大概是说来点啥吃的或者有没有人过来抱抱我。任谁那个时候都会倒着眯着眼睛情不自禁的“噢”的一声全身酥软。

133 天使的苹果

将近九年的旅居生活，不可能一直像詹姆斯·布朗连续不断地唱《I Feel Good》般手舞足蹈地过来，可是即使在最彷徨的时候，这种幸福感依然在我们两人的内心深处悄悄滋长。我把这种感觉归纳为纯粹，一种似豆豆般毫无杂质的美丽心灵。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是非幸福不可的人生，那么在海边长眠的豆豆将充当着所谓磐石般的根基。

桂林

似水流年

141 每一扇窗，都有一幅山水

我打开阳台的玻璃门，一轮夕阳正落在淡淡的群山之间，仿佛一盏暖暖的灯。回头走到卧室，一座秀美精致的小山就在我们的窗前，初夏徐徐的微风吹着山间碧油油的树叶轻轻舞动，一条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从山脚盘上山顶。楼下有几个老人坐在树下纳凉，细细闻会有一股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花香。



我们离开的时候雨终于停了，从停车场朝偌大的农庄望去，一股沁人心脾的空气迎面扑来，像有一条冰得恰到好处的水线穿过喉咙，镇凉了整个胸口。他们在农家乐餐馆的门前种了一排红豆，花期刚过还没有开始结果。白云和大欧在门口向我们挥手道别。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 | 47

背包客也好休闲族也好，脚步快的话估计两三个小时就能走完全程，慢悠悠边走边看山看水（看牛）的话也不过五个小时，并且绝不累人，是属于哼着田纳西华尔兹就能轻松走完全程的线路。不过能不能找到阿水那样的向导就不得而知了，道别的时候阿水说他正准备作一次长途旅行：“从阳朔出发，我想骑车绕中国一圈。”

村歌 | 54

好像被一团胶状的蜜香盖起来的城市，这对我们来说真是相当难得的体验，之前连想都没想过这种场面，离开桂林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体验，虽然对我来说桂林的很多地方都不尽如人意，但是单单忆起我们曾经住在把花香当被褥盖的玉桂之乡，其他一切都是浮云了。

八月桂花酿，满城米粉香 | 61

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北京

不会天空飘起了雪花，小小的，稀稀疏疏地落在妻的帽子和肩膀上，像是四处游荡的精灵。她们舞动着各自的裙摆，每一件都是巧夺天工，都是独一无二；她们随性地找一处停留，然后渐渐地，悄然无息地化作水珠，渗进世界的每一道缝隙。

冬雪 | 67

我想我们原来六月份离开北京继续北上的搬家计划，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无限期拖延，最终在这个离首都机场十公里不到的郊外小区居住了整整两年半，其主要的原因，不，应该说是全部的原因，都可以归咎于这些人。我们甚至一度冒出长住顺义、不再旅行的念头，那是我们之前及之后都从未有过的。

北京篮球故事 | 74

一幅小小的水彩画，右边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坐在一辆越野车的车头，摆着脚仰着头吹着风，左边是一个男孩牵着一只大狗，看着远方。背景是有些沉的土色，像是尘土飞扬的傍晚，云和风黏成厚厚的一团。

画家的礼物 | 80

旅居在北京，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本身的状态，都不能跟其他的地方相提并论。从我们抵达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旅行者的身份就被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无形地却又不由分说地被嵌进北京式的模板中：各式各样、天南海北的人们聚在一个小小的住宅区，纷纷以截然不同但个性十足的方式打乱着我们原本的每一个计划。

至交 | 86

大理

远方

193 六千公里的短暂人生

我想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旅居的生活方式绝对是反自然的，又不是战乱纷起的动荡时代，年年搬家既不利于生存也不利于繁衍。只是虽然搬家的过程百般难受，可一旦搬完，当渐渐开始享受大理温暖而懒散的阳光，慢慢开始和客栈的80后们互跷二郎腿互吹牛皮的时候，不得不说，总能莫名其妙又多了一种人生体验。

199 为你跳支独舞

之前双廊给我们的印象就算再差十倍，这里的景色也能凭一己之力扭转，之后我们环过洱海好几次，见过不少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色，但像海地生活这般既拥有满目的湖景，又不乏细致修饰过的周边，却是独一无二。

207 烈日的盛宴

说不艰苦那是自欺欺人，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使平常绷紧肩膀走路的人松弛下来的东西存在，比如仰坐在院子里对着久违的繁星哼南方二重唱的民谣，比如手机忘了充电却浑然不知。无论如何，你会发现原来那些熟悉的事物并非伴我们入睡的必需品，比如啤酒或者麻将，比如淘宝或者微博，比如越了狱的苹果产品。

215 雨季不再来

我们在沙溪一共住了两天，虽然一直在不停地下雨，但身边的事情都安静得不可思议，仿佛一切与世间有关的喧嚣在走进这座古朴的小镇时就被冲得一千二净。我们蹑着脚走路，生怕打扰了那些几乎和老槐树一样长满白发的时间。

223 远方的大鼓

有一天早上醒来，侧耳倾听时，忽然觉得好像听见远方的大鼓声。从很遥远的地方，从很遥远的时间，传来那大鼓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在听着那声音之间，我开始想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次长长的旅行。这不就行了吗。听见远方的鼓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仿佛是驱使我去旅行的唯一真正的理由。

229 后记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序：女士优先

先生嘱我写段序，大抵是想让我有参与感，比如早早要我起的书名。

这么想着，便放下生活琐事，双手努力敲击键盘。

于是想起儿时与妈妈的对话。

“以后生活安稳便是福”，妈妈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我当时年纪甚小带着不屑，“安安稳稳有什么意思，我要它跌宕起伏。”有种不自知的轻狂。

这些年的旅居生活中，我总是会想起这次对话，现在看来像是预言。

“我想出去。”8年前，近似梦呓地对他说出这句话。然而说出后却仿佛放下心中一块巨石，轻快无比，话语渐渐慎重心思渐渐明了。对，我想出去，离开这待了近十年的上海，离开一团糟的生活，离开按部就班，离开化妆品、职业套装、高跟鞋。好吧，我承认其实当时并没有旅居的概念，只是单纯地想要离开，像是脑子里有只蚁兽一直驱赶我“去，去找火柴”。

他想了一秒，“好，我们一起。”

我看着这认识了3个月的男子：穿着邋遢，头上顶着黑色小卷发，会温柔轻吻我的鼻尖和额头，仿似我内心渴求的兄长般的男子，内心温和。谁也没料到这趟出行成全了我们的爱情。

青岛，随手指出的中国地图上的地点成了我们的第一站，除了大海和啤酒，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带着一套白色的T恤和短裤，还有一套虹吸式咖啡壶，就这么走了。那天早上一觉醒来已过了飞机起飞的时间，我们看着时钟面面相觑，笑这临别的一觉居然这样安稳这样沉。

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归到正常的城市生活。那一套衣服洗至灰白，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套着他的大短袖生活在厨房、

海边、菜市场。

就这样开始了流浪，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对，是生活而非旅游。从最初的信步所至直至后来挑选的每个城市，无疑都透露着率性。朋友推荐的、两人向往的或是争执未果的，不作讨论细想，只有任性的天南地北。诸如我们匆匆逃离冬天的桂林，接受北京朋友的邀请做一次长途跋涉，却又在28个月后南下到云南大理定居。坐在客栈的院子里我们回想，当时为何不是由桂林直至大理呢？这个围绕得未免太大，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对这真实的路途并未多加评论。我们生活随性，两人都不是计较生活效益的人，只要我们一起，即使简陋如这10平方米的小房间我们也自得其乐。幸福是什么？家是什么？有你便是幸福，你在便是家。

开着我们的车、带着我们的狗、载着我们的爱情和梦想，从上海出发，青岛，广州，束河，台湾，威海，桂林，北京，大理……你们将会在哪里停下？不，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只知道梦想的地名越来越多，而时间越来越少，只知道携手的坚定却不问路途和终点。

也不是没有厌烦过，有一阵子打包整理成了噩梦，可是到了新的目的地，次日醒来巡视我们的新家，欢乐的苹果到处闻嗅顺便宣告：这是我的新地盘。快乐是真的快乐。

多年前看过一本小说，只见过一次面的男子邀她过一次没有时间没有目的地的生活，她不见得贪恋红尘却也犹豫良久。最终看清自己，说“我想明日过去”，电话里她的声音有种不自知的坚定，他声音沙哑平静地轻问“你是喜欢陆地还是湖上？”她想起北国大湖上他那座似浮萍的船坞有刹那失神，轻答“湖上”。儿时只觉浪漫，现时才知浪漫背后有着外人永不可知的担当。

每每碰见一个朋友，第一句话总是问为何能跟随一男子一世游荡？永远都在路上没有脚踏实地的时候？我总是语拙，实在是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有什么为何呢？爱情是我全部的梦想，一旦拥有便可舍弃其他。如那人爱我之外恰好喜爱并懂得生活愿与我一生相伴，管他在哪呢？如无这些也无妨。

求仁得仁，是谓幸福。

也不是没有过争执，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侣总不太现实。编排到油盐酱醋，矛盾总在横眉冷眼间。只是，即使拍案吼叫也还是爱人，爱极便是亲人，姻缘到了此处便是朵两生花。幸福是真的幸福。

最后让我放轻呼吸，仿似怕呼吸惊扰了这八年的晴光，让我细细地读我们的故事，仿佛重走一遍光阴的繁花似锦，摸摸上扬的嘴角，速度越来越快已来不及斟酌字句。到底是自己的故事，自己做主角，像演出一部剧。我不由回想起十多岁时的愿望“愿得一心人，白首永不离”。生活如此丰盛浓烈似我最爱的一句英文“Life is an illusion”。

这篇序写自半夜，序不像序，倒像是一封情书。

“不管以后在哪里，我们会回到哪里重启，我们是否还在一起，我都会感恩于你，给我这段完美的生活。”2005年新年我这样轻轻许诺与夫，如此便作为此书的开始吧。

麦子

束河——

左手到右手，隔着一座雪山

束河闲散的夏日午后时光



I 游牧夫妇的一天

我们终于离开了大研古镇，提着两个大旅行箱和装着各种日用品的塑料袋，哐哐当当地搬往束河。准确算这是入住大研后的第九天，在此之前我们从青岛搬至广州，然后回到上海再飞往昆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做梦都在拆包打包，以至于妻常常感叹，这哪是旅居，分明是在逃难。

说回来，离开大研客栈那一刻，我俩确实有着挥之不去的浑浊感，赶紧逃走吧，否则人生可能会左右为难。

虽说即使哼着伍佰《晚风》的调调散步，从大研到束河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光景，不过单以居住而言，后者那种真真切切的归属感是大研无可比拟的，同时依旧保留着的不真实性，又使大研难以望其项背。

这话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事实如此。如果有机会你走过束河的老四方街，在仿佛以岁月为黏合剂搭起的青龙桥边坐下，靠着沁凉的石栏看那远方的玉龙雪山，你牢牢握在手心里的时间被桥下的溪流声轻轻带走，不知不觉换成一片通透的夜幕背景，你一定会赞同我的话。

也就是在同一时刻，华灯初上，我和妻从停在老四方街的小面包车上搬下行李箱，磕磕碰碰地走过青石桥，住进了束河古镇。

旅居在束河的那三个月，我们的作息仿佛工商银行外汇转账表一样刻板。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枯燥，相反这种“无须安排明天行程”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古城有着非常独特的味道，而在其他城市恐怕就不行，就好像站在公司会议室和窝在家里的大沙发上听迈尔斯·戴维斯吹小号的区别。

每天上午十点，五月暖暖的阳光准时渗进我们的小屋。打开窗，除非下雨，否则能看到宛若水晶般剔透，且蓝得不可思议的天空，简直就像有人用了整个晚上勤勤恳恳地擦过一遍似的。

伸个懒腰，我们简单地梳洗一下，妻会花一点时间考虑穿哪条裙子，我则用疏河的水洗头。然后我们走出客栈，顺着仁里路走过青石桥来到老四方街。

当地的妇女在那里摆着五六个小吃摊，镇里的居民和游客们混坐在一起吃着炸土豆和凉粉。妇女们用炭黑的手切着生土豆，讲着没人听得懂的纳西普通话。

我们会买炸土豆饼吃，有时候也会干脆再往外走一阵，在新城的小饭馆吃米线面条。刚建好的外围新城荒凉得如同凯文·科斯特纳电影里的西部小镇。

青石桥的存在对束河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不单是数百年的历史和茶马古道的象征，还是连接着老城和新城的路标，隔离着两个时空的大门。每过正午，你会看见七八个男人蹲在桥上，如镜面般光滑的大青石映着他们毫无生气的脸。他们像是文艺复兴时的雕像般嵌入式地贴在桥臂两端，空洞的眼神仿佛已经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宣泄一空，拿着旱烟管时不时吐一口烟，阳光穿过烟雾洒落在他们身上，给人某种近乎透明的错觉。与此同时，被大研古镇和新城的商业气息所掩埋的纳西文化在瞬间释放并把你包裹，浓郁得让你不敢呼吸，陌生得令人不知所措。

“真正的束河在桥的彼端啊”，妻经常会这样感慨。我想也只有站在桥上才能感受得到：老四方街上妇女们摆弄的油烟和桥上男人们吞吐的旱烟像是用古老手法编织的网，任谁在穿过的同时都会把现实中的很多东西留下，放在远山的冰魄中冷藏。

大桥的下游，有一条不知名的小道，吃完早饭后我和妻会走那条路去菜